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愧齋錄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楮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愧郊錄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愧郊錄十五卷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亦齋又號倦翁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子歷官知嘉興府兼管内勸農使晉戶部侍郎淮東總領是書多記宋代制度叅證舊典如記魚袋頒賜及章飾之始末公

主之改稱帝姬辨論甚確同三品之起于五代金帶之有六種金塗之有九種皆史志所未備至叙尚書之名引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皆杜氏通典職官門所未及者其徵引可謂博洽其間偶爾舛訛如論金太祖建元始于天輔而以收國為遼帝年號及通考所摘悞以九品中正為官品之類亦間有之然大致考據典贍於史家禮家均為有裨

馬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愧郊錄原序

昔者吾夫子求文獻於杞而不足證學官名於郊而有
餘師方春秋時二國在諸侯間壤地生齒廣輪衆寡亡
以大相過也其亦僅存焉耳矣而杞之志若曰吾蕞爾
邑要非天下之所取正周禮秉魯夏盟主晉舊章故府
之藏不彼即焉而遐哉邈乎之問乃及於我是何庸知
維郊則異然謂吾之褊陋誠不足以儕諸建國而金天
百世之澤且幸至于今而未斬况夫統系之所接傳聞

之所逮是區區者而不余守則暴棄之罪其將何辭以
諉夫人是故典則之在王府一忽其詒則與和鈞闕石
俱蕩於浮埃惟不自安於陋顧如典墳朴畧之餘聖人
之所不能悉識者亦或可歷陳而枚舉然則謂世有先
後國有聲昭而不存乎其人焉不可也國朝受命世
有顯德典章文物之盛跨王軼帝二百七八十年間名
公鉅卿所以討論潤色之者固已無餘蘊矣而又禮掌
於頌臺議叅於儒館彌闕軼訂同異間承之以有位之

文者俾畢得以獻疑而粹聞則出位之言固非羣有司之所當與抑猶聞之郊之來也魯固逆陋之矣叔孫昭子之問聊以藉俎豆之口而郊子奮然曰我知之不俟申言之及纒纒其辭累數百言而不少止郊未嘗以揜人自疑而魯多君子亦不以其強聒為疑也若夫杞則自棄矣蘘蒎益滲每視已為不足進至取通國之禮而夷之一字之貶屢加而曾不知所以為恥學者循其末流而逝其所志輕重且將誰擇哉珂晚學其位于朝又

羣有司之賤者也譬諸小國無證祀之責而有睇郊之心凡其廷紳之所緒聞謀記之所庸受隱而不合必求其當博取精覈使皆有據依而後牘之蓋不敢以陋自處而懼其班於學域之夷博識之士或以吾夫子之不恥於問者而就正焉則亦庶乎其有一得之愚也凡書皆祖宗若當世事名前哲所以尊朝廷為卷者十有五總一百十七則命之曰郊以志其愧嘉定焉逢淹茂歲圍如既望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愧郅錄卷一

十一則

宋 岳珂 撰

祖宗徽稱

國初親廟謚皆二字藝祖上賓李文正昉上初謚以六
字而後列聖皆遵用之大中祥符初符貺游臻登封降
禪彌文具舉於是始用開元增謚之制是年十一月甲
申躬謁太廟二室各增八字為十四字五年十月戊午
聖祖降延恩殿告以長發之祥閏月乙亥復加二字親

廟亦衍而四焉真宗既謚仁皇以澶淵之功不著詔益以武定為八字始用天聖二年初郊奉冊因郊增謚蓋昉于此慶歷七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於是十六字之制定為不刊弗復可增益矣然仁宗英宗之謚增於元豐六年屢郊之後神宗之謚增於紹聖二年大饗之餘哲宗之謚增於崇寧三年再郊之際類皆因時制宜而初郊舉典禮猶未為永制也徽祖以紹興五年有陟方之哀七年諱問始至龍輜未還縣蕞廟祔至十二

年既安禹穴之棲其冬詔加謚明年正月戊戌奉冊已
奕上親饗太廟蓋清祐甫寧因山適畢遂躬款謁追用
祥符典故固有不必俟郊報者從變禮也孝宗以後始
定用升祔後遇郊即前詔議徽號詔書若曰某廟宜加
上十字為十六字如祖宗故事將郊攝太傅先以冊告
本室而後行躬裸率以為常至于今不廢乃若僖祖以
熙寧王安石之議正東嚮大觀之元遂有立道肇基積
德起功懿文獻武睿和至孝之號媿之親廟增者十二

焉蓋一時之制也

五字定制

漢制宗廟必冠以孝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諸帝類曰某宗某謚孝皇帝間有不盡然者不多見也國朝初定藝祖謚止曰英武聖文神德太宗謚止曰神德聖功文武皆未以孝為號祥符始增之自後列聖稱天之誅必以百行之首薦於鴻名蓋嘗攷之徽號中所同稱者又有四字文武功德與孝而五自初謚中即備其三曰文曰

武曰孝治平而降未之或改也惟徽欽初謚曰聖文仁
德顯孝曰恭文順德仁孝當時蓋張忠獻浚陳文正康
伯當國上議初非有他蓋用太平淳化乾興故事先撫
聖德之最盛者而表之如近歲光考謚曰憲仁聖哲慈
孝不復稱文武正其比也及增謚則無不備者故藝祖
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
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真宗曰膺符稽
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仁宗曰體天法道極

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英宗曰體乾膺歷隆功盛
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神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
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哲宗曰憲元繼道世德揚
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
神武文昭仁憲孝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
武明聖成孝光宗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
哲慈孝欽既止仍六惠不復議增已秩宗因循之失猶
曰禮有未備而已一旦舉而行之可也惟徽宗紹興十

二年之增謚以權臣擅命輒於徽稱有所抑揚遂去一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攷之藝祖真宗之謚初亦偏於文德矣既增則武功配焉未聞臣子敢以是而寓意於君父也是年十二月戶部尚書張澄等集議庚午宰臣秦檜自以議上而議文則檜之兄直學士院梓實為之戊寅詔檜撰冊文則冊文又檜之作士之學典故每於此不致詳故至今莫有議者揆情訂迹何以慰在天之靈乎神

宗初增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哲宗曰顯德定功崇寧三年詔定神宗令謚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之意增神宗為二十字而哲宗易世揚二字以見紹述蓋蔡京當國用一時歸美之論務極尊崇雖非故事猶愈於檜之無君云

崇政改謚

宗廟改謚策告於禮為重祥符五年以聖祖諱因增謚而易藝祖睿文聖功二字實不得已耳崇寧政和間始

用繼述友恭之論屢定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
祖宗者四字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舊章章聖謚有濮
園諱治平親政初不敢更後但著於文書令曰諸濮安
懿王諱其在真宗皇帝謚號內者不避應奏者以黃紙
覆之如此而已豈非嚴重宗廟於禮不得不然耶若慶
歷以來后謚或更蓋從夫之義與此異也

后謚因革

建隆元年二月壬戌上親廟謚僖祖曰文獻后曰文懿

順祖曰惠元后曰惠明翼祖曰簡恭后曰簡穆宣祖曰
昭武其制皆判太常寺實儀所定帝后率聯一字深得
古意其後杜太后上仙先謚明憲繼改曰昭蓋亦配帝
以為稱大中祥符增上帝謚始各加睿和睿明睿德睿
聖二字於后無所損益列聖相循遂為故事故太祖謚
大孝后曰孝惠孝明孝章太宗謚聖德后曰淑德懿德
明德元德真宗謚章聖后曰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
章惠仁宗謚聖武后曰慈聖光獻英宗謚宣孝后曰宣

仁聖烈神宗謚欽仁后曰欽聖憲肅欽成欽慈哲宗謚
昭孝后曰昭慈聖獻昭懷徽宗謚顯孝后曰顯恭顯肅
顯仁欽宗謚仁孝后曰仁懷高宗謚憲孝后曰憲節憲
聖闕

恭紹興七年祐陵復

土始例從顯其中蓋亦混惠明謚明達明節又紊昭憲
已改之稱云

隆祐壽康宮

元祐太后既正東朝建炎元年八月有詔以尊稱犯太

后祖諱當以所居宮為稱今學士院撰定遂建隆祐宮
光宗內禪紹熙五年七月移御泰安旋以未至嘉美改
稱壽康宮而殿亦以此名珂恭考會要元祐元年閏二
月宰臣韓績上表請太皇太后宮殿名宮曰崇慶殿曰
崇慶壽康皇太后宮殿名宮曰隆祐殿曰隆祐慈徽詔
所請宜允候過諒闇令有司檢舉既雖又改宮曰慈德
而前稱已播告著之國史矣竊謂二名皆複於典故當
易不疑特有司失於討論是以有此如宣仁上仙實在

壽康殿當光宗萬壽誼當避嫌昭慈逮事欽聖而隆祐之號稱之九年至紹聖元年閏四月戊子而後革建中靖國追其尊欽慈之詔猶曰隆祐深慈具存於遺訓則是婦姑同一名稱皆大不可者也

申福殿

江州廬山有宮曰太平興國侍從領祠官建申福殿奉高皇本命實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丁亥朔賜名珂按京師有龍德宮乃徽祖潛邸宣和與子之後移御史是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一
間中已有申福臻祥二殿攷之會要紹興九年和議始
成有司指以為安奉龍輜之地盖不特複名之當易而
已

永崇陵

光宗因山右丞相謝深甫請以永崇為陵名詔從之珂
嘗考典故謂其失有四唐德宗稱崇陵雖無永字然終
非令君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諫院呂誨言潛邸興慶
宮犯唐故號詔改為慶寧夫興慶佳名也明皇視德宗

有間矣猶且不可况俱為陵名乎其失一也元符三年三月丙申左僕射章惇上哲宗陵名永泰詔恭依惇初議永崇中批以未至嘉美再上永章永慶上與皇太后皆曰永慶佳既而聞乃遼聖宗陵名遂復改凡三表乃定則永崇固元符之所棄而可復用乎其失二也王明清揮麈錄載崇先寺有真皇館御曰永崇按會要實有是殿成於嘉祐六年十一月崇先乃觀名上清之遺址明清已誤且國朝故事殿號州縣鎮之祀宗廟徽稱陵

名例從改易蓋惡其複如慶曆十年八月戊午改文明殿為紫宸景祐四年四月庚午改武定軍為武康閏四月己卯改昭武軍為寧武避真宗宣祖謚天聖七年九月辛未改永定軍為永寧避真宗陵之類是也况子孫因山之地祖宗衣冠之御可以混而不別乎其失三也紹興十三年二月己未朔有旨徽宗永固陵名委後省看詳既而許侍從擬定於是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惟永祐不犯歷代陵名詔恭依按晉書桓元僭楚追尊其

父溫為帝陵號永崇二字皆同正永固之比其失四也
珂又考會要紹聖二年六月禮部尚書林希言神宗宣
光殿與石虎之子韜所建堂同名詔改曰顯承以是觀
之不惟崇陵之當易而崇先館御亦不復可因仍矣秉
禮者其尚攷之

追改陵名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曰乾興元年七月詔改章聖陵
名曰永定初丁謂為山陵使請名陵曰鎮及謂賤馮拯

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宣
祖陵上名安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
陵曰靖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珂按真皇上仙
開基因山者僅三耳歲時薦獻宮禁省謁禮官周視史
牒書載耳目尚相接夫誰而不知正使不留意於典故
亦不應若是朝廷舉重禮當時所上者一字之名自東
閭賓客縱不能為之一閱史錄呼容臺一吏使供寫亦
足優為之何至或削或犯以貽天下笑乎謂素號博學

此顧甚易識是蓋絕不一講論而率然以應上命也拯
矯其為欲增而易之易之之際亦復靳於故府之一問
又墮舛誤再煩改更就使復定一名猶愈於祖之以孫
屈也遂過不疑遂易先號夫豈寧神尊祖之義乎一顧
問之憚煩而成是紛紛後之議禮者可以監矣表之以
識一時之顛末

郊廟之誄

中興而來請帝謚于郊議文必曰某帝宜天錫之曰某

謚皇帝廟號某宗請后謚于廟議文必曰某后宜以祖
宗之命錫之曰某謚皇后苟非母后則否惟以羣臣議
進之內詔曰恭依而已珂按典故嘉祐八年五月庚申
有司將請仁宗謚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
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
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既定
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圓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
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

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准
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
奉命撰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
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
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元豐二年十一
月丁丑有司將請慈聖謚翰林學士章惇奏竊稽典禮下
不得誅上則大行太皇太后謚號蓋非臣子之所敢專必
將有所請謂若請之太廟於禮為宜願付禮官詳議於是

禮院言孝明皇后之喪百官書謚議讀之於廟上于

闕

宗室聯名

闕 逐時准大宗正司關到本家所撰名多是重疊至有數人而共一名者又或與別房尊長名諱相犯或兄弟不相連名或只取一字為名而偏傍不相連者名稱混殺難以分明昭穆之序竊恐年祀寢久流派逾遠譜籍漸無統紀除重疊共一名者昨來寺司申請已得朝旨見令改撰外所有犯別房尊長名諱兄弟不相連名并以一字為名

恐亦合改撰欲乞宗正司告示逐宮院將見今名犯尊
長諱并字不相連及單名者並令改撰仍從本司定取
一相連字取名稍寬者闕宗正司告示令依倣撰名所
貴稍得齊一從之於是聯名之制始定珂按三祖下宗
支所聯字太祖曰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太宗
曰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宣祖曰德承克叔之
公彥夫時若嗣當時雖先有之而非一賜名者猶混殺
故申其禁令耳非肇始也英神近屬又為之名如孝安

居多自甫有卿茂中孫其字不一蓋繼別為宗云承平
時立保州位其聯名曰咸嘉文可修景遵端廣繼大者
迺四親別族又不與三祖也宗寺之請出於寺丞宋景
年見周益公必大奏議

愧郊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愧郊錄卷二

八則

宋 岳珂 撰

近屬名制

國朝宗屬本未定聯名之制藝祖友悌因心凡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賜名授爵俱無等差熙陵繼序初更用元字以別大統自是而後真皇之子從衣於藝祖魏王諸孫賜名惟字承字者不聯神廟之子從人於英宗諸孫吳益二邸之賜名孝字者亦不聯徽祖之

子從木於神祖諸孫吳楚二郎之賜名有字者又不聯
不惟不聯且無用一字者是皆親堂兄弟從姪以降從
可知也紹興乾道以來孝支三郎鼎立孫枝出閭始皆
用一名光宗今上敬叙天彝務從其厚莊文魏王之後
俱聯所從以示無間萼樓環邸雍怡之風蓋視藝祖為
有光矣然宗廟至重貴於有別恩義之稱豈聖心固自
有所輕重歟

宗廟舊諱

紹興文書令曰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
舊諱單字者凡三皆著令改避惟欽宗舊諱二字一則
從上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又令之
注文曰舊諱內二字連用為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
者非故太宗仁宗英宗神宗之舊諱二字者凡八皆著
令不許並用惟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者今亦聯書
自若甚至有以為名者珂竊謂尊祖事神固存終諱祖
宗酌禮用中單字則盡避二字則不連不簡不苛惟情

之稱弗可改也欽皇祔清祏稱宗而舊諱之避乃不得與諸廟比孝廟初潛故名雖已賜更然上擬英祖亦正同濮邸故事真神二朝初亦與宗藩聯稱既改復諱顧今獨不然皆非也孝宗會要史牒皆不著初名殊不知英宗正史實錄會要蓋皆嘗書之遂使舊諱罕傳後世莫考當世士大夫猶有不及知者容臺史觀之失不既甚乎李心傳繫年要錄載此諱於紹興二年五月辛未明年二月庚子除和州防禦使復見焉他書則未之載

也

舊諱訓名

太宗舊諱自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至寶元元年四月四日翰林侍讀學士李淑奏請毋得連用真宗舊名治平元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學士賈黯奏請毋得連用仁宗舊名自後遂著之文書令以為不刊之典然珂嘗攷今宗室訓名或犯舊諱私謂不安參稽典故則可疑

者有三而大可據者有一景祐四年正月十三日詔自今宗室訓名令宗正寺與修玉牒官同議定勿得重疊夫重疊猶不可而可與舊諱重乎一可疑也治平三年七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皇族賜名其屬絕無服而異字同音或上一字同者請勿避從之則是治平以前凡同族之名一字之同皆在當避之列曰同族且不可而況宗廟乎二可疑也紹聖三年五月十九日宗正寺丞宋景年奏請宗室賜名非袒免親本家命名於本祖下有服

親雖音同字異並避於本祖下無服親及別祖下有服親
即音同字異許用於別祖下無服親非連名即雖本字亦
許用從之舊諱則非正諱矣其視音同字異者不猶重乎
三可疑也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詔改含光殿名曰
會慶以光字乃太宗舊名之上字故避之光字舊名之偏
諱也自二年已詔但禁連用而今又六年之後乃改殿名
豈非殿名常用之稱與文書偶及者為不同乎殿名猶易
而屬籍闕

燾續通鑑長編天

聖六年九月丙午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知制誥大雅初名侃以犯真宗舊諱詔更之此乃灼然明據以此論之不特宗姓非所當為庶姓士大夫或襲用之亦非也會慶為孝宗誕節與殿名複出哲宗神御殿名曰重光又自慈聖后以來再入廟號似違祥符故事云

御名不聯字

熙陵即阼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

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按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聃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既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書其實去聃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真宗本聃元年既立為皇太子遂用單名而太支八主仍舊字為行不復改仁皇在昇邸英祖濮藩名亦二字及正承祧之名則皆改焉聖謨昭昭可考而

見真宗之子周王祐大亦二名以避聖祖諱而損其一
因偏傍有衣字與仁宗諱偶合元非初制如溫昌信欽
四王皆徽宗追賜名具載國史仁宗三王名皆躔日是
為皇子諸王一賜即為單名之始然率緣殤折非既長
而並命者英宗又未及正東宮神宗初與吳益二王並
賜名從頁及治平不豫之際匆猝中無以故事建明乞
更名者熙豐友愛天至遂因循不復議元豐末命哲宗
自延安王主嘗時御名與神宗諸王皆聯人字遂詔改

今諱不復聯誠得祖宗別微之本意徽高自藩邸入登
大寶誤循治平故事止仍舊名欽宗雖久在震方亦嘗
一再賜名然鄆寵方偏語諱滋繁固莫容有建言者宣
和內禪敵師日侵亟決大議何暇他及孝宗猶改之而
後升儲乾道兩下貳極之詔皆仍舊名以播告今上承
大統潛躍之名亦不復改雖曰阜陵制義之重聖心有
所不欲更而尊君之誼則非矣

淳熙南衙

周益公必大玉堂雜紀曰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為少尹餘判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已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啟事或詔或制視麻為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范紫微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暮至玉堂

御藥李

忘其名

持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可依

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

闕

當付有司

施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来詔書體式略換
首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今擬定格式進呈如賜俞
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稀闊
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叅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于
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珂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
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

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
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
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
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真宗以皇太子
為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欽宗以皇太子為
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
然則必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新大
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至於府寮之制國初

紀載雖簡初無異稱雍熙陳王之命實以戶部郎中張
去華為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為推官並召見就遷去
華為左諫議大夫雖與太中大夫之制若相協要亦王
府之制耳至道升儲有司又言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
所上表狀即書皇太子位其當中書樞密院狀祇判
官等書詔從之則是時亦無用少尹為參佐者在承平
時著位尹蓋尹正之常稱雖以熙定二陵在藩日常為
而使少尹權知府事然自崇觀以後例以除官且著令

別設牧以待親王矣且自尹而少本略為差降以帝儲之重而下與有司聯稱謂固不可淳熙五年閏六月魏惠憲王愷以江陵尹進兼雍州牧牧尹秩序之別蓋如此雖内外有異而藩王猶可為牧東宮乃反為尹此尤大不可者也若以宣和舊典出於內禪已定不欲循用則稱判為宜若尹則無別矣

孝明后制

太祖實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曰朕受天景

福故父事高宮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讀時
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
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于清廟咨爾
瑯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奇表
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列藩常觀內助奉晨昏而罔倦
服浣濯而無辭贊予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翬衣未
舉椒掖難虛既侔太妣之賢宜易小君之號貽謀百世
正位六宮可立為皇后爾其佐佑興運恢張內朝樛木

垂陰期于逮下桂華委照法彼無私願彤管之在旁思
大練之為美若此則緱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
源接銀潢之濬浪后妃之德史冊有光勉修令名往踐
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珂按制詞中首稱咨爾
實與冊文無異至入尾詞先書可立為皇后復申命戒
始用廷告體令所司備冊與今制殊不同此蓋國朝立
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

宗族之別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
縣主為族姬珂按本朝嬴姓而用姬為稱謂雖詔書明
言考古立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
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建炎改
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複出第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
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
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別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
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

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輩當時固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因執語先後為次蓋初不致考也

聖旨教令之別

國朝所司承旨之別乘輿稱聖旨中宮稱教旨儲闈稱令旨天聖以後母后御東朝廷則稱聖旨否則稱教如初孝皇初膺內禮德壽方具慶務極尊崇太上皇后亦得稱聖旨珂按秦漢而下天子稱制詔繼別為敕母后

東宮諸侯王稱令下雖郡守亦稱教無名為旨者惟自
魏晉而下乃有之然則承旨行事本取指搆之義以從
尋常簡便之稱大事則有制可宣布則有詔書除授則
有敕命互見於用要不相揜而實非古制也晉書文帝
紀司空鄭冲勸進九錫之文曰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
介福允當天人則聖旨之名已見於魏矣詳其義趣特
出一時之文若曰宜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非文書皆
然以為常式也唐尚書掌上逮下之制六無聖旨之名

惟中書王言之制七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
與冊書制書慰勞發敕敕書敕牒殊析不同則敕旨本
以便事從簡其意灼然可見但當時未全稱聖旨耳如
延英面對或稱進止則又或進或止取於宸斷之義今
奏劄猶襲用之五代相承每事稱進止亦與此同一源
委若中宮稱教儲闈稱令而繫以旨則史傳雜見未之
考詳漢尊母后例得稱詔如薄后雖非稱制得詔有司
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是也齊梁以來或稱令如蕭統

文選所載任昉宣德皇后令是也唐尚書之制四曰令
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而不明著母后中
宮之所稱其見於史者亦旁附隨事以立文而已且旨
者一時之名而教令則典則之常也文選所載傅亮為
宋公作修張良廟楚元王墓教之類前稱綱紀如詔書
之前以門下為稱也唐皇太子令書左庶子畫諾右庶
子畫日如制書之後有制可之畫也則此文書體式之
當然而不可以繫旨以為稱其理無疑還考於唐則固

嘗聯敕以為稱矣以教以令上擬於敕則雖聯其何傷也然竟莫究其所以始惟高峻小史晉書王沉傳載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求言主簿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嘆渚宮故事載晉羅友在桓温府同府有得郡者温為坐叙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温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南史鮑泉傳梁元帝承制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泉拂席坐以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

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則二字聯旨以稱殆習熟因簡便而遂以為常耶然令體重也教體輕也漢侯王郡守之用唐尚書七等之別亦可稽矣以東朝而猶稱教則非所以致人主尊親之誠此孝宗之孝所以不能安也既詔太上皇后稱聖旨而胡忠簡銓在後省猶執不可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人固嘗有其辨其言深切著明而聖意篤於奉親竟弗之許故近世壽慈壽康皆稽以為據珂嘗申考治平三年正月丁

丑濮議之詔英皇嘗頒手札稱慈聖光獻太后為慈旨
紹興元年五月十五日刑部尚書兼權禮部尚書胡直
孺等準詔討論昭慈冊禮其於欽聖憲肅皇后元符三
年五月之詔亦止稱慈旨此乃本朝故事固不可不參
著也孝皇初詔陳魯公康伯嘗乞以慈旨稱而孝皇以
為輕此蓋特制劉良李周翰注文選曰秦法皇后太子
稱令諸公王稱教令者命也教者教示於人也蔡邕獨
斷曰諸侯言曰教然則中宮亦當稱令云

--	--	--	--	--	--	--	--

愧郊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愧郊錄卷三

六則

宋岳珂撰

南北郊

洪文敏邁容齋四筆紀南北郊一事曰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惟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頤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各為一說逮蘇文忠

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

符中又詔議合祭論不一惟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
最為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
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
辨而不同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
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今祭地於園丘合以
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
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珂按二郊重事也中
興以後雖循合祭之制大槩不過三說一以祖宗久行

神靈之所願歆崇觀作新卒無福應一以經元祐宗工
鉅儒之論必不可破一以因時制宜難於頻舉重禮然
以珂攷之合祭之議謂之便今可也謂之合古不可也
分祭之議謂之合古可也謂之便今不可也二議自不
相掩軾必欲兼取而合之此所以啟後日紛紛之論軾
之自謂合於古者八而六議不與焉晚學蓋嘗竊疑之
而不敢議也及博觀紹聖間諸公之所以藉口者則亦
容有說矣謹參以臆說而著之虞書肆類裡望徧于羣

神當時必不略地而之祀夫受禪大事也祇見之初固皆秩非常之禮如漢魏以後升燎而後即位耳恐未可以為比此一可疑也武王克商柴祭上帝望祭山川未嘗有南郊北郊之別夫告成亦大事也且告非祭也如今之奏告國有大事則告之固不容拘以二至而亦不容循以為常也此二可疑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歌天而不歌地使歌於北郊則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夫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其詩曰允猶翕河若以

為祭則必歌則海岳之祭將合於河乎天作之詩不言
先公猶曰一廟也河海異地矣故或者以折陳祥道而
張商英首言之紹聖之初此三可疑也春秋書不郊猶
三望左氏以為郊之細魯猶及山川周獨不及嶽瀆乎
嶽瀆苟得從祀地亦固必合祭矣夫說者言三望或以
為泰山河海又以為淮河又以為分野之星及山川固
自不同禮三正記曰郊後必有三望先儒以為助天布
功是以祭天及之皆於郊之明日然春秋書猶以示譏

若曰廢其大而祀其細則可譏耳望未嘗合於郊也蓋別祭也逆計以及魯之禮因魯以想周之制此四可疑也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始於王莽且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而廢夫書之紀虞周皆變禮也詩春秋之紀周魯皆疑辭也則謂不始於莽亦不過以十九章歌為說耳漢禮視古多違要未為確此五可疑也光武親誅莽尚采元始故事八陛重壇皆南鄉西上見於建武之制夫漢世郊禮駁矣五時待我而具高祖未嘗不因

秦渭陽五帝之廟汶上明堂之祠多出方士之口汾隍
后土至孝武而始舉其制如園丘之類亦不經漢不祭
地而者六葉匡衡改郊位隨輒罷去終西漢之世事地
甚略光武草創之為亦姑謂度吾所能行或如高祖之
因秦而已中原之定七郊仍別有方澤恐未可據此六
可疑也水經注伊水東北魏有園丘準漢日為重壇天
地位其上夫漢已不足法而魏可因乎此七可疑也唐
天寶元年敕皇地亦宜如南郊合祭以後皆合于園丘

夫天寶之時視漢魏並邈矣且元豐之詔固欲盡剗近代之陋而一還成周之典今以是為證果足以厭議者之心乎此八可疑也夫撫其合者八而皆不免於疑固將又求其所以合則益趨於滕口矣昌齡之議截截明辨如白黑一二之不可易是矣抑不知軾之已出於此也軾之言曰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

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天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

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
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
以來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歲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
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
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
舊為便又發其意於議中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
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故繁文有不能省珂謂止常
禮大禮二字自足以為不可破之論正不必區區求合

以啟多言今世之郊士大夫識周禮者皆能心非之特
壓以軾之重望而重以元祐諸公之公言蓋謂昌齡名
頗不著紹聖以後為是紛紛者卒不可從故雖邁著書
亦兩存其說俱謂至當而軾之所謂合古者僅寘之不
辨而已爾不然夫豈不知昌齡之非軾倫擬也耶珂嘗
妄欲剽取軾之說而附益之曰類禋柴望雖曰因事而
見然虞周以躬事為常祀而以禪告為大祀今將以分
祭為常祀而以合祭為大祀斯可矣唐賈曾議曰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讐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大祭非常禮也褚無量郭山惲皆以曾言為然今亦將以分祭為郊而以合祭為禘斯可矣明皇天寶之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始用合祭於是唐世皆遵行之今又將以分祭為攝事以合祭為親祠斯可矣盖是三者凡以為二字之異而辨之者也周禮一歲祀天者三

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宗廟者四
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
社稷五祀及羣小祭之類亦皆親祭夫天地異位禮樂
異數不可同固也五方異尚流峙異形陰陽異宜昏明
異用其不可同致均也今六變致神之樂同而用之何
也六冕有別王祀皆親隆殺雖殊親見則一故社稷最
貴雖賞刑必受命嶽瀆至重雖封建不以封其不可攝
事均也今列壝徙祀之禮分而獻之何也拜日東郊揖

月西望迎氣以應合蜡以成以時感神因地致敬其不可合處均也今圜丘一方之地合而饗之何也是三者凡以為二說之異而合之者也訂而考之固將知所處矣夫分郊而祀從祀亦且分之也日月星辰合於天日春月秋可以盡格於冬至乎四嶽海瀆合於地岱東華西可以盡致於北郊乎合於南郊非古也猶曰來享者屈於天之尊也格於禮之大也分而不能盡合於古又不能盡格於神則亦無說矣故必欲分南北郊者非盡

罷從祀則不可分從祀之禮非天子能親徧羣祀則不容罷親徧羣祀非盡用周之禮樂則不如不徧盡用周之禮樂非能封建如周使諸侯分治其國而王朝之事日簡一日惟專意於祭則不能盡用嗚呼亦難矣當時曾肇謂祭者順陰陽之性或燔或瘞或沉或埋今於地而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於時以此事地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為親見地而之實此臣所未諭其論甚美然不知歲固有祀矣祀固因其方用其時行其禮樂

矣特此為大祀虞周之曰類曰禋曰柴曰望果皆合其方因其類而用其時乎此可謂因革之辨而不足為二說之折衷明矣又按分祭之議肇於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之言五月甲子陳襄初請親祀之歲夏冬疊舉二祀李清臣請用後漢五位之制親祀之歲宿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止以一時王存請以孟冬純陰之月陸佃請用魯三望之制即園丘之北別祀地亦張璪請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又詔更加講求明年

四月己巳李清臣黃顏王仲修楊傑何洵直葉祖洽文及甫張璟陸佃皆列名上議惟陳薦援成命之詩媪神並况之章以為不始王莽乞姑仍舊曾肇請損儀衛之虛文以就躬事地示之實是日遂下詔親祠如南郊如不親祠上公攝事仍別修定攝事儀制六年五月甲申禮部太常寺上親祠及攝事者儀以獻詔行之時猶未敢以躬祭為必行也七月庚申築方丘是年十一月丙午冬祀遂不復設地示位元祐初政兩行大饗七年三

月始議復合九月戊子上議戊戌詔以初見于郊姑設地亦位竣事復議十一月癸巳郊八年二月壬申軾議始上四月丁巳詔罷集議仍用合祭紹聖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張商英言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詔送禮寺二年正月辛亥又詔議如何可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以合祭為全非也三年正月戊午遂詔間因大禮躬祭地亦然實未嘗行至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澤蓋三十二年之中大

典凡三變而地亦僅元祐一祭而已雖哲徽堅主其議亦十九年而乃得行其難如此又按元祐之議主合祭者呂大防蘇頌蘇轍鄭雍蘇軾顧臨范祖禹錢勰李之純蔣之奇喬執中吳立禮張璪王欽臣主分祭者范百祿范純禮彭汝礪范子期曾肇王覲豐稷韓宗道劉安世孔武仲陳軒盛陶宇文昌齡楊畏董敦逸黃慶基虞策孫路歐陽棐韓治朱彥宋景年閻木杜純而欽臣則僅乞以初見天地並祭以謝不況純又主苑中燿火望

祠之議者也武仲議亦稍異紹聖之議主合祭者錢勰
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米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蔡
京林希蔡卞黃履吳安持晁端彥程思郭知章劉拯黃
慶基董敦逸豐稷傅楫葉祖洽劉定黃裳盛陶虞策稷
楫祖洽欲省儀以便祭定裳陶策則遷就十月神州之
祭者也其說皆具是矣軾又以丁未祀周廟為先廟後
郊亦周之禮蓋亦以變為常爾至如力奏乞集議之日
互相詰難以盡衆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當自朝廷酌

其可否而行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繼遂併集議而罷故商英之撼時論必以為稱首亦有以啟之歟要知議禮大事不可以不詳且謹云

思陵近誤

金主雍立追葬東昏王亶正其廟謚珂嘗讀徐夢莘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偽下改寔之詔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昨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

誘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徙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克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為庶人仍黜其殯於北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洎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焉按武元即阿固達文烈即烏竒邁號為太祖太宗

名旻與晟者也。曠故名。和羅又名哈喇瑪勒。父曰勝果。又曰巴哈。名宗俊。曠以梁王為固倫。諳班貝勒。蓋晟以繼及之約。授之儲副嗣位。於紹興五年。金天會之十三年。弒於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之九年壬戌之盟。實與高皇定和好。為與國而淳熙因山之始。大臣失於審訂。襲而用之。耳目所接。其誤又不可與叱奴同日而語。旻之陵曰泰晟。曰豫泰。雖與哲廟同稱。實先後二十四年。祖吾故智。尚無嫌也。

諸陵複名

僖祖陵曰欽順祖曰康翼祖曰靖宣祖曰安太祖曰昌
真宗曰定仁宗曰昭哲宗曰泰欽宗曰獻實犯後周慶
祖漢平帝殤帝唐太祖後晉睿祖偽南漢高祖唐武后
烈祖昭成實后昭德王后僖宗漢惠帝南齊宣帝後梁
敬祖後晉憲祖吳景帝元魏肅宗周天元唐中宗周明
帝唐太宗偽南漢中宗元魏宣武順于后唐玄宗高祖
已用之名靖定二號凡再改而皆出於複其弗審為尤

甚思崇已出前記自真宗而下聯永字稱謂雖同紀錄猶異若三祖迺國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為一不可別矣南齊宣帝後梁敬祖之為安魏于后之為泰太祖之為康亦皆聯永字云

館學輕重

王明清揮塵錄曰政和中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朝廷許之靖康初除去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為主管時孟

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間契分甚厚
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檜雖為僚
壻而每懷疑心今省謁攢宮先入朝然後開府從兄求
一不傷時忌對劄先人舉此仁仲大喜為援麟舊請草
牘以上奏入即可尋又降旨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銜
行之至今珂按日歷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壬子少師信
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四月忠厚薨竊謂館學皆
清選况內外異宜因創殊制辭受之際要未知所輕重

也中興初忠厚嘗班延閣繼又歷宥府固不顯以肺腑
進豈前日之不受專以檜忌故耶南渡開壁府惟秦熈
以恩澤侯始居此官蓋亦祖政和七年五月辛卯蔡攸
兼領之制忠厚繼之後不復除授慶元丙辰詞科始以
命題試者多忽不考是歲無合格者

階官避家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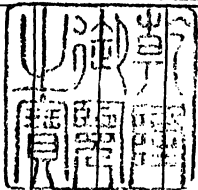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
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

以繫之官稱之首珂按國朝著令諸官稱避家諱者擬以次官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舊官歷考條令初無以二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眩恬不知怪開禧丙寅李參預壁為小宗伯會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詔從之繼參大政復遷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朝論以為得體然銓法迄今亦莫之改也

贈官回避

避諱之制雖見於今甲而贈官告第階稱或所犯司封
乃無明文珂在故府嘗訪其事於天官竟無曉者後閱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紀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
大夫仁甫請諸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
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
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
贈大中大夫必為諫議大夫決不可行遂止按周人以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錫告榮先焚黃丘壠為人子之榮也而顧犯其所諱不安孰大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朝廷之著位以一人之私而易之亦非也况綸告之中固書所贈官之姓名而今世士大夫仕于朝者亦未嘗自避其名推此言之雖無避可也其或祖名某而贈父官稱實犯之使父而在猶將避而不敢當如此雖贈以次官亦可也臆度如此未知其當更俟博識



愧邨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愧輝錄卷四

五則

宋 岳珂 撰

先廟後郊

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盖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

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
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臣伏以
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臣歷考載
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
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
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
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
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然攷其初致齋之

日乃辛卯享於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才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

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
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
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
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
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
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
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思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
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

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饗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饗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與朝饗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

日已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
焉仍望自今歲臘饗為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
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
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
祀天饗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
書武成證為周禮而珂固疑其即變禮以為常矣升卿
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
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

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
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
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
享既與景靈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
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
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
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
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於明

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鄉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鄉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亦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鄉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

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魚袋

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熙陵既卒武功垂意右文彌文浸舉章服稽古以為後則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陞朝官服緋及二十年者叙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

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珂嘗以歐陽文忠修劉昫新舊唐史唐會要考訂其由雖詳舛革然其所以舛者抑寓他說殆非國朝所當因也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舊史輿服志以為五月新史車服志不著年月以為三品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防召命之詐還考會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

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為褒飾纔正亡歿便即追收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偽也會要又載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徧賜之舊史中載此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別賜飾年月迥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

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
魚新舊史載年月無訛按外鎮督刺自有魚符初不假
魚袋以信名命益驗褻飾之說為可據所以給之者欲
以均內外之寵而已會要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
內外官所佩魚為龜至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
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久視元年十月十三
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

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赦嗣
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袋至玄宗開元元年八月
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
魚袋神龍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銀
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
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為龜正武后革命
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即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
直為外飾蘇氏記又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

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會要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並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

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益驗褻飾之說為不
誣而防詐之制為已變也假紫假緋正今日借服之所
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久視而用以闕

品秩者蓋至於景雲而後定新史分品賜飾謂
在高宗朝益見其非珂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上元
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算袋紛帨為魚形結帛作之
取魚之象鯉彊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準
前結帛魚為飾竊疑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既廢帛

魚亦改龜佩正一意度耳及考雜傳記見唐李淳風識
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為唐受命之符又因陽雜
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鰓公賣者
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蕃露載武后以玄武為龜故改
龜佩粹此數說始信所疑為有據依新史又載高祖初
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莢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
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
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宮殿城門給交魚符巡魚

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
二名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賫其月
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袋顛末曰隨身魚符
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
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
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
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復考
帝紀高祖以隋義寧元年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辛

已停竹使符班銀莧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
癸丑改銀莧符為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易之
者正以為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意
尤不待辨而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
然以為飾至唐用識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當以隋
為比新史雜載之說正防偽之源流要是符盛以袋雖
出初意袋飾以魚本為寵章金銀之飾初無年月自當
以紀為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佩意益顯然其不可泥

初初之制亦明矣然則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邁容齋
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
按唐職林魚袋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
元勅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珂按
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
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
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勅收取郎將以上先借
後奏其靈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

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垂賞量軍大小各賜金魚袋
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
袋出處亦可與臧林參見也馮永卿懶真子錄載陝府
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制度而荅以今之魚袋乃古
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
人以魚飾袋為非古制要亦未詳考其由云

服章入銜

今之賜章服入銜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

賜緋魚袋其為連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銜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

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銜則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告勅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銜此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銜賜帶雖無魚乃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

授率中書關尚書賜勅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
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

執政階官封爵

元豐官制初行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銀青易六曹
尚書自特進而上非宰相不除執政雖久次階亦止金
紫爵不過開國蓋祖宗朝參樞例官惟得至八座間如
李至之類亦僅寵以節鉞無為僕射者夏竦徹國非端
揆蓋相制已頒而格且為樞密使而後得之故元豐稽

以為比所以辨等表重名器也然在昔時侍從官得至
吏部尚書實今金紫洪文敏邁容齋三筆載紹興以來
惟梁揚祖葛勝仲以致仕得之自是而後始以兩階為
重專待執政從橐至光祿者已絕少不復可以序進何
元樞澹去國及今十五年不改金紫階洪文敏邁沈憲
敏樞以宣奉上課皆不行後以致仕及子遇郊叙封而
後得之文敏亦自著其事於三筆此最近日明證珂嘗
攷之徽宗詔旨宣和元年二月戊戌特進知樞密院事

鄧洵武為少保依前知樞密院詔以武首議紹述故錄其功也既又封莘國公雖其年三月癸丑御筆恩數並依宰臣例乃正以已除少保之故而與之且其為賜位時元未有此旨是執政階官封爵似無限法矣當時以元豐改制不置樞密使故洵武止以知院視宰臣珂又按蔡元道官制舊典曰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則是政宣間雖時有

侵紊尚能申儆初制如蔡攸之與京恩倖震天下乃自
殿學士由節鉞進序儀同遂班孤棘它日領宥府蓋已
在為傅之後而紹興間秦檜以舐犢之愛其子熺自知
院引嫌罷纔降恩數比宰相之旨遂歷大觀文少師封
國公其獵進捷出有京攸之所不敢為蕩滅典法餘燄
至今尚可想也葛文康勝仲行狀謂勝仲以左宣奉謝
事文敏亦誤紀耳或謂元豐寄祿條目開府特進為散
執官金紫至太中為侍從官予之以其名而陰尼其所

至殆不可曉珂竊謂不然今著令有曰觀文殿大學士
至諸閣待制為侍從官而世未有以舊橐除大觀文者
泥文捐實固不得輕議聖制也

尚書之名

今世為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
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
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
官司會鄭玄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

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當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今內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愧郊錄卷四